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技术是新的英雄是旧的

字使生命纹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

电影贵在求新。最近放映表上的众多电影,虽然都是旧人物,但却努力融入新元素。刚刚上映的《变形金刚3》,是一部3D电影;《蓝精灵》让蓝爸爸和蓝妹妹离开了它们的村庄,以穿越的方式来到纽约;《丁丁历险记:独角兽的秘密》拒绝了真人出境,采用“表情捕捉+CG动画”的方式;正在拍摄的《超人:钢铁之躯》,则主张写实精神,展现超人的农庄生活。

不过,即便有这些与时俱进的变化,看好莱坞的这类英雄电影,依然是一项怀旧行动,因为,银幕上所能见到的超人,蝙蝠侠,蜘蛛侠以及变形金刚,都是过去时代培育出来的,观看,牵系的是往日情怀。

超人诞生于1938年,蝙蝠侠诞生于1939年,美国上尉出现在1941年,绿巨人出现在1962年,蜘蛛侠初次登场是在1962年,钢铁侠首次出现是在1963年,超胆侠亮相在1964年,青蜂侠亮相于1966年,就连X战警,也是上世纪60年代产物,刀锋战士则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。变形金刚年纪略轻,生于1984年,现在也走在奔三的路上。而且,活跃在银幕上的老英雄,不是只有这些多半来自惊奇漫画的超级英雄,还有丁丁、蓝精灵和哆啦A梦,它们的历史也并不短,丁丁和白雪

公主在1929年亮相,蓝精灵于1958年在比利时登场,哆啦A梦出现在1969年。

而上世纪80年代后,英雄日益稀缺,英雄诞生的节奏越来越慢,而且再也难以独当一面,《4400》和《英雄》中的英雄们,都是以群像的形式出现,以至于提起超级英雄就等于提起过去,看狂暴凶悍的超级英雄电影,倒像是纤细娇嫩的怀旧。

固然是这些形象需要发酵、修正、与时俱进,需要以巨大的耐心积累故事,酝酿历史,培育它们和人群之间的感情——一个超级英雄,需要五十年时间才能成就,才能立得住脚,也固然是因为能够展现它们神奇力量的CG技术在这十年里才真正成熟起来,但导致它们集体出现的真正原因,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英雄形象的日益匮乏。上世纪80年代之后,整个世界越来越像个庞然大物,转个身都困难,所有略显激进的改革,都无法实现,活力和元气都越来越弱,渴望振作,却无从下手。

所以我们开始怀旧,怀念那个有力量的时代,怀念破坏力和建设并存的时代。显然,怀旧所针对的,不是那些超级英雄,而是那个可以产生超级英雄的时代。那些希望奔赴在路上、元气充沛的过往岁月。

宋朝《祖宗的生活》。
李开周,职业撰稿人,编剧,专栏作家,著有《千年楼市》、《食在

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

清朝房改和分期买房

在清朝前期,旗人是不需要买房的,每人都有免费的公房可以分。最初满清政府的办法是强制拆迁加论级分配,通过强制拆迁把北京内城的汉民统统赶到外城去,腾出地方给旗人盖房子。房子盖好后,再按品级往下分,一品官20间,二品官15间,三品官12间,四品官10间,五品官7间……九品官和没有品级没有工作的普通旗人每人两间。

满清政府还规定了每间房子的标准开间:面阔不能低于9尺,进深不能低于10尺,墙体厚度以5寸为准。那时候的营造尺是32厘米,所以面阔不低于2.88米,进深不低于3.2米,墙厚是0.16米。据此可以算出每间房的建筑面积不低于9.22平方米,可使用面积不低于8.27平方米。像这么大的开间,普通旗人还能每人分两间,人均住房面积赶今日发达国家,满清政府对旗人不可谓不优待。

然而到了后来,旗人越来越多,房子不够分了,满清政府虽然一直在赶工期盖房子,旗人们还是苦乐不均,有权有势有后台的旗人,又有皇帝赐宅又有本旗分房,还大肆购买汉人的房产,坐拥豪宅狡兔三窟,房子多得住不完;而那些没权没势没后台的旗人,则可能连一间窝棚都混不到,想分到一所房子,得等上十几年,还得给本旗主持分房的牛录、佐领、都统等领导送礼行贿。还有一些旗人好吃懒做,你分给他一套房子,他用不了几天就卖掉还债,触犯旗人不许卖房的禁令不说(顺治、康熙和雍正屡次颁布严旨,禁止旗民出售房产,也禁止汉人购买旗产),还闹着再分一套房子。眼看免费

分房的弊端太多,满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搞房改。

这场房改跟咱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搞的那场房改一样,都是把免费分房改成有偿购买,把公房变成带有福利性质的私房。换句话说,想分房可以,必须交给国家一部分钱。

房改从雍正十一年(公元1733年)正式推行,实施“现银认买官房”和“指扣俸饷认买官房”两类政策,没有正式工作的旗人通过交现钱的办法把分到的公房变成私房,有正式工作的旗人通过扣工资的办法把分到的公房变成私房。鉴于政府给公房定的官价远远低于市场价,为了避免有些旗人通过房改牟取暴利,雍正规定:“一人名下认买二三所,或指他人名姓认买者,概行禁止”。“若将认买之房希图获利,本身并不居住,全行拆卖者,永行禁止”。即一只许购买一套公房,严禁冒名购买,严禁买了之后不住,严禁转手高价出售。

对于这场房改,一些旗人持反对意见,说朝廷定的房价还是太高,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钱,也没有那么多工资可以扣。于是乾隆即位后,允许他们分期购房和分期扣工资,譬如定价在1000两以上的房子,可以首付一半,其余在8年内付清。

嘉庆即位后,分期购房成为定例,无论总价多少,都可以首付一半,还款期限则视房款而定:房款在500两以上的,限7年付清;300两以上的,限6年付清;100两以上的,限5年付清;如果房款在100两以下,限4年付清。通过扣工资交房款的,如果很快就要退休,剩余的工资不够交房款,也要先用现金交足50%的首付。

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

女儿去游学

半个月工夫,12岁多的女儿硬是独自去了一趟英国,结交了30多个外国朋友,还说不需翻译就能在英国生活,这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放假暑假之前,女儿说要去英国游学,就是那种去两三个星期,每天上半天英语课、半天玩的活动,边学边游,谓之“游学”,前提是家长不能同去。这种事我以前想都没想过,一是觉得孩子还小,二是怕孩子单独出去放不下心。

本来这活动是女儿学校组织的,搁在8月中下旬,家长们觉得孩子由学校组织去,就比较放心。我一打听、咨询,才知道现在组织游学活动的机构非常多,大都很成熟。我一位朋友跟我说,其实真要去游学,还是跟学校去好。为什么呢?我问。

朋友说,孩子游学的目的不是跟团旅游,而是去学英语,了解英国社会及其文化,那么最好是去跟外国人一起住、一起玩、一起学,还要借此锻炼锻炼孩子的交际能力、应变能力。要是跟学校去,都是熟悉的老师、同学,好多事老师都代办了,那孩子也许就光游没学了。

于是,我就征求妻子、女儿的意见,开始她们并不理解,主要是担心女儿独自出国是否安全。几番解释后,她们同意了我的想法,不过女儿说,最好还是有一两个同学一起去。接下来,妻子便找了女儿要好的同学的家长,劝说他们让孩子换个方式去游学。没想到,这些家长都不太认同我们的方法,执意让孩子跟学校走。

最后,女儿只好单独出行,跟另外6个陌生的孩子结伴,他们分别来自上海、黑龙江、贵州、四川,初次见面是在机场,女儿在中间算小的,他们中有3个超过13岁,按规定到英国后可以寄宿在当地人家。

我多多少少有些忐忑地看着女儿的身影消失在安检门后。隔了3天,她的声音就从英国传来,她说住在剑桥,在圣玛丽学校与外国学生一

起上课。他们按英语水平分班,每班十多个人,她和另一个中国女孩分在一班,班上的学生分别来自希腊、西班牙、德国、塞尔维亚、意大利、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、巴西、阿根廷等国,其中最小的10岁,最大的16岁,算得上是个“小联合国”了。

女儿到英国后,居然一点也没有不适感,以前她从来没有单独做过的事,这次也都自己去做了。比如上街买电话卡、充值、洗衣服、逛大英博物馆、坐出租车、上街调查、到餐馆吃饭等,这对她来说,既新鲜好奇,又充满挑战感。

就这么半个月,女儿学会了理财。我给了她零花钱,她拿着去购物、买零食、买电话卡,其中一天去伦敦,她发短信说:“我买了12张明信片(95便士)、三个漂亮的钥匙圈(5英镑),我在路上算了一下,我带了200英镑,这一星期花了10英镑(SIM卡)+5英镑(钥匙圈)+95便士(明信片)+60便士(水)+3.49英镑(杯子)=20英镑4便士。我蛮节省的哈!”

同时,她也学会了关心别人。Mary老师看到来自香港的10岁男孩 Hunry 有些想家,便让女儿陪他聊天,帮他解解乡愁。后来有一天,她的一位同学晚上回不去自己的房间,睡在她的隔壁,女儿觉得自己房间内有暖气,便将被子给了同学。没想到晚上暖气停了,女儿冷得够呛,便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凑合了一夜。

当然,女儿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好多外国朋友,互留了E-mail和电话,临别时她和这些外国朋友依依不舍,哭得稀里哗啦,泪眼婆娑。同去英国的6个陌生孩子也成了难舍难分的好友。回国后,她第一件事就是忙着上网给这些朋友发邮件、发照片,甚至有些迫切地等待回信。当看到朋友回复时,她会激动地大叫起来,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女儿说,要是她跟学校的老师同学一起去英国,大概不会有这么多特别的收获吧。

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

垂下眼睛熄了灯

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史》。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

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常胜将军,只要轻轻吹口气,就可以降住所有的龙虎。可现实情况往往难如人意——冒昧地问一声读者诸君,哪位从来没有打过盹儿?从来没遭遇过滑铁卢?伟大的马也难免失蹄:1913年5月29日,美籍俄罗斯裔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那部著名的《春之祭》在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首演,音乐刚起就有人让他“滚回俄罗斯”。接下来,出洞的马蜂越来越多,他们一起吹口哨、跺地板,高声咒骂台上的人为“十六道街的卖春妇”,包厢里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们渐渐也按捺不住,樱桃小嘴里开始频频喷出污言秽语。

《春之祭》的编舞尼斯基当时正站在台上,实录下那晚的一切:“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从包厢里站起身,打了隔壁包厢里喝倒彩的年轻人一个耳光。她的男伴也站起来,两个男人交换了卡片,约定第二天决斗。法国公主离开了包厢,她一边走一边嚷,‘我已经60岁了,但这是第一次有人胆敢愚弄我’。”显然她对《春之祭》已恨之入骨,牙长的话能齾出来,将恨职人员的脖子挨个咬断。最后警察出动,才平息了这场西方音乐史上著名的群体事件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最著名的群体事件是在第七十四回《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》里:傻大姐拾到一个绣着春宫图的香囊,恰巧被邢夫人撞见,主子们以为塌了天。王善保家的一马当先,周瑞家的、吴兴家的、郑华家的、来旺家的、来喜家的紧随其后,趁夜深人静时抄检大观园,以找出暗藏的小媳妇。众人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翻了个不亦乐乎。王善保家的刹不住车,在三小姐探春的房里,“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,故意一掀,嘻嘻笑道:‘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……’”

也有深藏不露的群体事件,时髦的话叫“潜规则”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回《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》里,薛蟠打死了冯渊,贾雨村新官上任,要义正词严烧第一把火,门子使眼色献上了“护官符”:

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,皆有一个私单,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、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,各省皆然,倘若不知,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,不但官爵,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!”贾雨村本来要敲锣,见众人都敲鼓,他也拿起鼓槌,加入到敲鼓的队伍里。

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:群体事件(包括公开的和深藏不露的)容易让人去个性化。所谓去个性化,是指一种自我意识下降,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。这种状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,降低了对社会评价的关注,通常的内疚、羞愧、恐惧、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也都被削弱,从而表现出通常社会不允许的行为。看客们,搜“媚媚”的众奴才,身处官场的众官员都是去个性化的,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,而是一个“匿名”的、和他人无差别的人。在这种情景中,人们往往表现得精力充沛,不断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而不能停止(像王善保家的),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会引发自己控制机制的线索也不再有反应(像贾雨村)。

大量研究还表明,侵权行为与去个性化有密切的联系。在去个性化状态下,人群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攻击目标,并且攻击的强度远超寻常不能停止,比如歌迷骚乱、球迷闹事。这样的事情还很难平息,往往按下葫芦起来瓢,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。

不过我认为那些暗中的侵犯更可怕:在去个性化状态的作用下,人人都心知肚明,按潜规则办事,久而久之,黑白难分,鹿马难明。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,比如裹小脚——就是用外力使女子们的跖骨脱位或骨折,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——自南唐后主李煜始,一直延续到1912年孙中山下令放足,近千年间男人们看着自己的母亲、姐妹遭罪,不但不出面阻止,逼庭筠、杜牧、白居易、袁枚等一干文人还齐齐写诗文捧这三寸金莲——本来应该大声疾呼,但在去个性化状态下,人们都垂下眼睛熄了灯,心安理得当睁眼的瞎子。

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《合集纪录片兄弟》。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,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百分之